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九

將帥部

守邊

柘土

守邊

夫經武之效重乎干城守方之寄本於國圉其有董率師兵秉
禦徼塞為斯民之保障控一面之走集而能內懷明畧外彰幹
用分扼要害以為之備豫謹嚴斥堠以戒其侵軼揚威鼓以外
攝宣惠和而交暢以至繕完攻戰之具開設購賞之科勵厥兵
鋒以遏其內侮伺乃釁隙以窒其非心因携離以撫懷柔衰弱
而攝伏錄是邊候清謐民夷億寧不疲中國之力以成柔服之
美斯第得伐之舉而弭交侵之患斯守邊之最而殿之

李牧趙將也常居代鴻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日謹烽火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矣

秦蒙為恬裨將軍北逐戎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樹城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收馬恬威振匈奴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強執習

外國事

強力而有執志者

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

屯田渠黎至宣帝時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遂

王先賢揮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

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渠頗有亡者

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

日逐威振西域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吉於是中西域

而立幕府

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中切

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

懷集大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段會

宗為西域都護騎都護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年更盡還

邊吏三歲一更

又為鴈門大守數年坐法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復

為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逆城郭甚親附

城郭諸國

文齊為益州都大守率屬兵馬脩障塞降集郡夷甚得其和

後漢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

羗胡記羗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

赴敵不期契也

每輒自

破之其後匈奴懲

懲創也說文云

又稀復侵尅而保五羞胡皆

振服親附

蘇竟王莽末為大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懼其禍更終完輯

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川拒匈奴

王莽為上國太守領屯兵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

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與杜茂治飛狐道准石布土

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頗識邊事後南單于烏丸降

服北邊無事

馬城以建武四年為陽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領建議

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

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

前漢書曰河上地名故養內史高帝

三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

大原至井陘

大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常州縣也

中山

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堠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

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

無事

馬援建武十一年為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擊城破先零

羗於臨洮是時朝臣以金城破江之西

破江縣名塗遠多寇議欲弃

之援上言破羗以西域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肥壤灌漑流通

如令羗在湟中

湟水名

則為害不休不可弃也光武然之於是詔

武威太守

梁統也

令西還金城客民

在武威者

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

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池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恭

范遷建武中為漁陽大守以智謀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祭彤以明帝永平元年為遼東大守賂鮮卑大部督偏河擊烏
桓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
青徐二州給前歲二德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西自
武威東盡互菟及樂浪胡夷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
兵

鄭衆永平中為武威大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

鄭純為永昌郡西部都尉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
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大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
豪歲輸布貫頭衣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為郡尉大守
十年率官

耿秉章帝初為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羗胡進
屯酒泉救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
其恩信

鄧訓建初三年為謁者時上谷大守任興謀反詔訓將黎陽營
兵屯孤奴以防其變訓撫接邊民為幽部所歸遷烏桓校尉鮮
卑聞其威信皆不敢南近塞下後代張行為護羗校尉撫接歸
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
屯田為貧人耕種修城郭塢壁而已

李恂帝章時為西域副校尉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五隴沙
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獻首軍門自是道路夷
清威息併行

梁慄以殤帝延平元年為西域副校尉安帝永初元年罷都護還至燉煌會衆羗反叛詔留慄為諸君援慄進兵擊大破之虜遂散走羗大豪三百餘人詣慄降并慰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慄受詔當屯金城聞羗轉寇三輔即引兵赴擊之朝廷嘉之委以南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鄧遵為度遼將軍安帝元初六年鮮卑入馬城塞遵擊破之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

种暉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土州桓帝擢暉為度遼將軍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羗虜先是有生見獲質于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羗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求順服暉乃去降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驚

張奐以桓帝永壽初為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奠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入寇美稷奐進屯長城東羗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奠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後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

第五訪永壽初為護羗校尉甚有盛惠西陲無事

皇甫規延嘉四年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羗零五等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後又為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喬玄桓帝末為度遼將軍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首討擊胡虜及高麗嗣子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卑鮮烏桓夫餘濊貊之輩

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
魏梁習以別部司馬爲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
事供職同於邊戶編境肅清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人也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乃使持
節護烏桓校尉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帝推抑兼并乖散疆猾
凡通亡姦究爲詐計不利官者豫皆搆刺攬利使凶邪之謀不
遂

張既爲涼州刺史以便宜從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
候邨閣以備胡

毋丘興黃初中爲武威大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
郝昭爲雜號將軍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吏畏服

陳泰字玄伯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
柔夷民甚有威惠

牽招爲鴈門大守招既教人戰陣又表復烏桓五伯餘家租庸
調使備鞍馬遠遣俱候虜無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
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繕治陞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
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
野居晏閑寇賊靜息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
田豫百姓追思之

倉慈爲煌燉大守當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
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
者爲討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敢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

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吏翕然稱其德意
劉靖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
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守屯據險要
晉張華為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
舊戎憂懷之東夷馬韓新構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
世未附者二千餘國并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
歲豐稔士馬強盛

劉琨以懷帝永嘉初為并州刺史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
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除會遂忝過任九月未
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屯伏雖危辛
苦備常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
存二携老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
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四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
開目覩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數路
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
既盡又乏田噐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還不遑寢食臣伏
思此州雖云邊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幽冀北捍殊俗西
禦疆虜是陘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
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
陛下時出臣表刺見聽處朝廷許之
後魏長孫翰為都督北部諸軍平北將軍蠕蠕每犯塞翰拒擊
有功進爵

薛謹為河東大守所治與屈何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大武詔奚斤討赫連昌勅謹領偏師前鋒鄉道既尅滿坂大武以新舊之民并為一郡謹為大守

裴脩為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前後數致寇掠脩明設烽候以方畧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裴詢為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王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其後梁將李國興來寇朴特與詢倚用為表裏聲援郢州獲朴特頗有力焉

陸希道為前將軍郢州刺史善於馭邊甚有威畧

北齊趙郡王之子叡為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常三州及廣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濬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

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千餘所

堯雄為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撫養軍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懷之

後周柳檜為平東將軍鎮繕州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繕州屢戰必破之年數之後不敢為寇

常善為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李賢爲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士訪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州總管至是創至馬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歛迹不敢向東五年若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羗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羗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仗守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

梁昕爲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關韓戍遏邊鄙甚著威信隨于仲文高祖開皇初爲大將軍詔仲文率兵屯田狼塞以備胡

郭衍開皇初突厥犯塞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

李崇爲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畧爭來內附

馮昱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屯乙不泊以備胡初爲虜所敗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

常冲開皇中爲營州總管容貌都雅寬厚得衆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奚虜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常入寇冲率兵擊之薰純煬帝時爲汝山大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翰林大守虜有至境輒擊却之

劉摧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從征吐谷渾煬帝令摧過曼頭

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

薛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大守鎮還遠於時突厥頗有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

唐襄武王琮高祖武德初為晉州道行軍副總管宋金剛陷滄州時稽胡多叛轉琮為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寬剛大為民夷所附

楊恭仁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為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總領已來兼入朝貢

竇靜武德中為檢校并州大總管初請大原置屯田又為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從之

張儉貞觀初為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遍相承稟儉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

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代劉仁願為熊津都督率兵鎮守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畧高麗

張仁原為幽州刺史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原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薛訥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西諸軍州大使元振善於撫鎮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王忠嗣為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
安邊為務嘗為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
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即補之自朔方
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為數
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
趙國珍玄宗天寶中為黔府都督本管經畧等使國珍有武畧
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馬璘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以戎犯邊移鎮涇州璘辭氣
慨然以破虜為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伍繕完戰守之具令寬
而肅人皆樂為之用在鎮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
虜亦不敢犯境

馬燧為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
山與吐蕃相值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
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

渾瑊初為郭子儀朔方行營兵馬使子儀令瑊先率兵邠州使
於宜祿防秋代宗大曆七年吐蕃大侵邊城瑊與涇原節度馬
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落原自是每歲常領兵於長武城臨盛
秋十一年吐蕃大寇慶州方渠懷安石等城擊却之十二年子
儀入朝令瑊和邠寧慶等上州兵馬留後十三年回紇侵大原
破鮑防軍北歸為塞三患以瑊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
校尉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

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李元諒為隴右節度鎮良原距城臺上穀連弩為城守備益固
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由是又
安虜深憚之

張猷甫為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方渠馬寧等縣選險要
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洛源等鎮各置兵
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悅

李復為宿南節度使瓊州又陷于蠻獠中復累使之降因秦置
瓊州都督府以綏撫

邢君牙為鳳翔節度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為守備
西戎竟不能為大患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張猷甫都虞候九年城益州徵兵以護外
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堡

劉昌為涇原等州節度使昌奏舊於百里城距涇原州南九十
里分靈臺良原二縣戶合置行原州百姓少而在內地今平涼
臨邊且改原州屬縣人戶頗衆兼諸軍防秋兵馬在焉請徙行
原州置於平涼城池嚴固且偏蕃戎可以威重緣邊其百里城
舊分置鄉昨歸於靈臺良原詔可之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廩儲備器械且政令肅智畧
明二歲後軍聲雄寇北邊回紇畏之

劉濟為幽州節度使時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
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

郝玘以憲宗元和初為臨洮縣鎮將就為刺史始玘以臨涇地宜蓄息蕃戎每為寇即屯臨為休養便地韋白其師願以控之前帥不從其後段祐為節度玘復白祐祐多其策乃表請之遂詔玘鎮其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

范希朝為鎮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為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震駭鮮有寧日希朝周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畏憚之曰昔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懽希朝以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武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撫蠻夷約束明具輒不生事

柳公綽為邠寧慶等州節度使死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肯授節制虜每窺間為患公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後為河東節度涇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召補其酋朱邪執宜直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人留邊

馬總為安南都護本官經畧使摠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僚便之

董重質為夏州節度使訓兵立法為蕃羗畏服李德裕為成都尹知節度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張允伸為范陽節度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談者美之

後唐李存審為幽州節度使同光初存審患契丹深秋之後傾塞而來與邊將謀欲於幽涿之間置幽州行府以禦賊衝冀轉輸為便

張溫為武州刺史同光初北戎陷媯儒擅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

王思同明宗時鎮隴右思同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乖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砦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之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

川要害控扼慶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

張敬達為雲州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移至沒越泊六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虜境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周安叔千後唐清泰初為振武節度使時契丹屬攻振武叔千固守追襲數載南寧

孫方諫為義武節度弟行支刺秦州行議刺易州弟兄犄角抗虜北面賴之

折從阮為邠州節度使從阮自晉漢已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朝廷賴之

拓土

傳曰天子經略詩曰辟國百里其拓土之謂與自三代之際曷
掌迹封諸侯之卑乃云守境故有居司武之任當折衝之寄者
或奮揚威怒剪平叛戾兼其弱而攻其昧取其地而恤其人以
至攘除腥羶掃盪夷羯申畫其壤保據其險列亭障以嚴戍同
於內地浚溝池以固護遂為我疆斯所以震耀王靈而大啓之
宇稱伐之盛疇以加諸

周召公虎當宣王時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里周
行四方至於南海故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
疆于理至於南海

秦白起為左更秦昭王十四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又虜其將公孫嘉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

乾河

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

明年起為大良攻魏援

之取城小大七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坦城援之

錯史其姓坦城河東

坦縣也

後二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昭王

二十八年

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

徙陳秦以郢為用郡起遷為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
二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赴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
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年起攻韓陘城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大守道取之

王剪少而好兵事始皇十一年將攻趙閼與破之九城十
八年剪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
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剪攻燕燕王喜走遼東剪遂定燕薊

而還秦使剪子賁擊荆

秦韓楚故云荆也

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

魏其後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

遂敗走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

郡縣賁又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蒙恬始皇時為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

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屬隴州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

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蒙寵氏

漢唐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食糧及衣重

從巴作入遂見

夜郎侯名同

名同其侯名也

原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其子為令

此之於漢

也縣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

蒙約還報乃以為捷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棘火道指牂牁江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衛青武帝時為車騎將軍元朔三年與將軍李息出雲中西至

高闕

山名一日塞名在朔方之北

遂至隴西補首虜數千畜百餘走白羊樓

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元狩中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

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

今音鈴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賞之

今置武威張掖燉煌諸郡

趙破奴封從票侯將屬國騎

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

及郡兵數萬擊姑姑

時浩侯王恢數為樓蘭所苦武帝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

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始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死

之屬

暴謂顯揚也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李廣利為二帥大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荀彘為左將軍定朝鮮為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元鼎五年與樓舡將軍楊僕討南粵明年遂定越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厓儋耳九郡

郭昌為中郎將元鼎六年與衛廣引兵誅南夷且蘭若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牁郡於是邛君作侯苒驪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雋郡作都為沈黎郡苒驪為文郡廣漢西白馬為武

都郡

蜀張嶷為越雋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

路欲為姑婿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

近齋牛酒勞賜宣暢意旨離歡悅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

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田安上疏

險且遠嶷遣左右齋貨弊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

子悉詣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

牛昫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軍如故

晉陶璜任吳為前軍都督交州諸軍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險

阻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

縣

唐彬為翊軍校尉時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郡大莫虜摘何等并遣待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恩廣被遂聞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驚自漢魏征鎮莫之比馬

後魏邢巒為平西將軍克梁秦三州乘勝至於巴西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都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北齊潘樂文宣子保中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

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洲刺史仍略淮漢

後周李遷哲初為西魏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

今直州凡

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

鄭恪武帝時為大將軍天師中率師平越雋置西寧州

隋源文雄帝開皇初為徐州總管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元肅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拒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顓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悉復故地

唐江夏王道宗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時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出戰賊徒大敗初突厥連于師都入居五原舊地道宗因逐出之振耀威

武拓地千餘里高宗聞而嘉之謂裴寂蕭瑀曰道宗令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

李靖以太宗貞觀初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其將張寶相擒頡利可汗以獻俄而降突厥可汗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

鄭元璠爲南會州都督貞觀三年遣使招諭党項列其地爲軌州五年大僕寺丞李世南開党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洛川行軍總管擊高昌破之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一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

九百頃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縣高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于可汗浮圖城於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國盛既振西域大懼焉睿王諸請先有三城爲高昌所奪悉歸之留兵鎮守於是刻石紀功而旋

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擒突厥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于西海又爲大總管討百濟平之分其地爲六州俘其王義慈及予隆泰來獻

楊防爲司平大常伯往安東安撫高麗餘衆時有高麗首長鈕牟岑衆反叛立高藏外孫安順爲主詔左監門大將軍高抗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以討之安順遽殺鈕牟岑走投新羅防

隋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于遼東州

郭元振以則天大足元年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三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拓州境一千五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

信安軍王禕開元中爲朔方軍節度時石堡城爲吐蕃所據禕督率諸將倍道兼迫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重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玄宗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地千餘里

哥舒翰天寶十二載爲隴右節度使翰以前年之役收黃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

郡之西二百里澆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大守漢開軍使城如璆兼臨洮郡大守仍克神策軍使前磧石軍使臧奉忠爲澆河郡大守克本郡鎮守使康季榮以宣守大中三年鎮徑原收復吐蕃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

張君緒以大中三年鎮邠寧收復吐蕃蕭關

李玘以大中三年鎮鳳翔收復吐蕃秦州

杜宗以大中三年鎮西川收復吐蕃維州

高駢以懿宗感通七年爲安南都護收復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

梁高方興以大祖乾元元年爲延州節度使上言當軍都指揮

使高萬金統領兵士收鹽州其為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

先是鹽州

與吐蕃党項指羗牙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及有烏池鹽鹺之利戎涎羗賄意未當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砥其庠而去由是銀夏寧延泊于靈武歲以河南東山南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五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報政稍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塵乃清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統動偏師遽收禁要國之右臂瘡癰其息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二十九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

將帥部

九十一

乞師

致師

乞師

夫以危事方構而兵力不足動有勝敗之慮居無赴援之救於是控親隣以求助冀禍難之斯解蓋乞師之來舊矣三代之後戎事不息其或當帥臣之任襲行討伐膺守禦之寄是為屏翰金革將試而衆寡靡敵梯衝交下而殲亡可待以至宗國覆表剪焉愁苦乃能藉兵於同盟請兵於強國曷嘗不克集殊蹟制勝掠敵乃至興滅於將絕圖安於既危者焉其或勢迫事去外應無及者斯可哀矣

公子遂魯大夫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魯北鄙公子遂臧文

仲如楚乞師乞不保得之辭

宣公十八年夏公使入楚乞師公不事齊晉盟故

孫良夫桓子衛大夫魯成公二年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

築衛師敗績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入晉乞師魯藏宣

叔亦入晉乞師皆主卻敵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請八百乘許之與齊戰於鞍齊師敗績

卻錡晉大夫魯成公十二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伐秦也

兵而乞師謙辭

藥廩晉大夫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欲犖如衛遂入

齊皆乞師焉藥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矣

荀瑩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瑩來乞師伐鄭士魴

晉大夫魯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

為後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訪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

臧武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今彘季亦佐

下車彘季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從武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打謀殺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士雅秦大夫魯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

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王曰吾能許之矣雖不

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

公子真字子囊楚大夫魯公襄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鄭人懼

乃行成七月楚子囊乞旅於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陳無字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

無字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申包胥楚人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敗奔隨申包胥如秦

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女蛇豕雲始于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厭若隣於君疆場

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隣建吳未之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

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也秦伯使辭焉曰寡

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仗

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声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與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趙鞅晉大夫魯哀公二年四月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三

年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中山鮮虞也

晉侯將伐齊魯哀公二十四年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

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藏氏藏石帥

師會之取廩立

駟引鄭大夫悼公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立駟引請救

於齊引駟敬子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張翠韓大夫楚圍雍氏韓使使求救於秦秦不下轂令靳尚使

秦秦宣太后不許斬尚歸復使張翠至秦秦乃下師於殺以救

韓

趙勝趙成王弟也封平原君秦圍邯鄲平原君數遣魏王及公

子無忌書請救魏使將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鄙軍壁鄴名為救

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公子無忌

乃矯奪晉鄙軍符救之十四年

項梁自號武信軍引兵攻亢亢音抗交交音甫初秦將章邯既殺齊王

田儋齊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田玉角為相田間為將田

榮奴擊逐假假亡走楚角亡走趙間前救趙因不敢歸項梁追

擊章邯兵益盛梁使使趣齊兵榮曰楚殺田趙殺角間迺出兵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漢韓相為大將虜魏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

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

王與兵萬人

後漢公孫瓚為幽州刺史為袁紹所圍求救於黑山賊救至欲

內外擊紹瓚遣行人文齊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

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蹶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

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

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定足之地其可得乎

孔融為北海太守為管亥所圍大史慈為求於平原相劉備備

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三千兵救之賊乃散

走

魏陳矯廣陵東陽人也還本郡大守陳登請爲邛曹矯郡爲孫
權所圍於匡竒登令矯求救於大祖大祖曰鄭郡雖小形便之
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蕃則彼大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
愛流行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大祖竒矯欲
留之矯辭曰本郡倒懸奔走告急無由胥之効敢忘引演之義
乎大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問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田豫爲護烏丸校尉豫出塞爲鮮卑軻比能所圍故於馬邑城
移鴈門大守牽招求救招自援輒行又并馳布羽檄稱陳形勢
虜卽恐怖種類離散

吳甘寧守夷陵魏曹仁分兵騎攻圍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蒙
計與蒙上救寧寧圍解

晉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流入塢主張平樊雅在譙逖進
據大兵平助雅攻逖逖遣使求救於蓬坡塢主李川川遣將李
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
中卽將王含舍遣桓宣領兵助逖逖遂克譙

桓宣爲四品將軍屯馬頭山爲祖煥桓撫所圍煥遣衆攻宣使
戎求救於于寶寶遣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火
器仗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骸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
流滿鞞去舡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
救宣寶至寶營而煥亦退

周瓊爲梁州刺史東羌校尉寶衝欲入漢川定安人皇甫釗京
兆人周勳等謀納之瓊失巴西三都衆寡力弱告急于鎮襄陽

征虜將軍朱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

譙王承等守湘州為王敦所攻初安南將軍庾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攻路則湘為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網暫圮中原丘墟四義海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盟自寵臣吾以閭閻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窺在心洎侍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曷驕遂肆醜毒聞知駭踴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奮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時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常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求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

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猪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承乃遇害

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為賊杜魯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即將周訪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源等潛軍襲穰縣獲魯從兄偽新野太守保斬之

後魏淮南王他孫法僧為益州刺史使梁武遣將張舉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疏曰臣忝守遐方之生慮極賊衆侏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戎悉以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已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

不得謝罪庭闕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為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布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孝明詔曰比勅傳監眼倍道兼行西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幹堪者一人馳馱催遣知今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頰破張齊於是獲全皮豹子為仇池鎮將討楊難當平之諸民復推楊文德為主興安二年正月朱帝遣其將蕭道成王乳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民羗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將來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迴軍還入復津據險自固朱文帝怒其趣迴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復津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尅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不自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選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為唇齒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為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句人稱臺軍不多戎馬甚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斯責詔遣高平鎮將苟莫子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

崔楷孝明孝昌初為殷州刺史加后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奸宄桴鼓時鳴况今天下長亂妖灾間起定州逆虜越起北界鄴下凶燼蚕噬腹心兩處犬羊勢是并合城下之戰匪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強折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建勦庶事茫然斗儲尺及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和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後周李賢隴西人長孫邗利為都督行原州事以賢為主簿時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催劔賢間道赴雍州詣爾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侯曰向夕乃偽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散走

唐南霽雲為睢陽張巡帳下士天寶末安祿山叛亂賊將尹子奇圍睢陽經數月城中糧盡至人相食求救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巡遣霽雲夜縱出城之臨淮見進明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兵之意霽雲泣而謂之曰張寇凌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所出初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者相食已盡張中丞自殺愛妾以享軍士今見存之衆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亦不利於大夫爾霽雲所以持大刀晝伏夜動匍匐以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

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意乎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齒一指
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却還睢陽數日得達懸
繩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痛哭數日遂陷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居半歲謀襲蔡州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
兵三千人益之

辛儼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
求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陷守泗州賊以郡當江
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恹守臨淮久之援軍雖
集賊未解圍時儼寓居廣陵乃仗劍挈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
城見恹恹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儼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
方話子爲人何據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

洪源驛相顧不前儼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
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
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儼坐中拔劍瞑目自謂公弁
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逼留不進心欲何
爲不惟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
是寇塲公何獨存耶儼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儼望泗州大
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儼入泗
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
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
赴援屯蓮塘驛恹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儼曰杜相公以
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齎恹書犒其

使淮南大將李相率師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
厚皆本為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鉄索斷淮流涕衝
雲合凡周九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寤寐面目瘡生軍儲
漸少分食稀粥賴謹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
大將至賊解圍而去
梁杜洪唐末為鄂帥時成汭鎮荆門淮南揚行密以兵圍鄂州
洪遣使求救於大祖時大祖以隔越大江勢不能救乃發使諷
汭令出師以援鄂渚
周錢俶廣順二年遣間使言覘得淮南去年興兵取湖南七州
近又以衆於彬連屯守欲攻容桂當道調發兩路進軍水取漳
泉陸取汀建望朝廷聊出天兵以為犄角之勢

致師

環人致師周官之列職勇者掌寇鄭國之善謀盖夫受賑以行
彼敵斯遇或勒兵而未陳兵堅壁而固守持久將變拙遷是圖
故有執馘以環城御旌而摩壘增三軍之氣成一戰之攻其或
侮以醜言遣婦飾用激其怒以成厥謀斯亦為將者權易之小
道也

許伯楚大夫魯宣公十三年楚伐鄭晉救之許伯御樂伯攝叔

為右以致晉師單卓挑戰又示不欲許伯曰聞致師者御靡旌

靡壘而還靡旌驅疾也靡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左軍左也蔽射之善

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古人壘折馘折馘御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漢彭越為魏相國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今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到汜水上

後漢張堪為者謁使送委輸繡布并領騎七千匹指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舡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魏王昶為征南將軍督荊豫軍事時吳將守江陵不出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接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還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吳大將施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去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收其申首旌鼓珍寶噐仗振旅而還

蜀諸葛亮為丞相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拒之明帝詔令堅壁不戰亮既屢遣使文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仗節奉詔勸宣王及吏軍以下乃止

符黃眉為前秦符生將時姚襄據黃落符生遣黃眉及鄧羗等帥兵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衰頰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益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果怒

盡銳出戰羗偽不勝引騎拒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羗迴騎拒襄
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柳世隆為郢州守將時沈攸之反入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
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城州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
大石令當斬還郡鄉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荅曰東下之
師又承聲聞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兵於西渚
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世隆隨宜拒應
衆皆披却攸之軍因之敗潰

後魏賀拔岳為西道都督與爾朱天光討萬俟醜奴岳留長安
時萬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取柵
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剋還向岐州岳以

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今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
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
楊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復數反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諸岳怒
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荅不遜岳舉
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
精騎四五十以為一所隨地形便駱駝置之明日自將百餘
騎隔水與賊相見并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
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千里許便至淺濟岳便馳馬
東出以示東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岳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千
餘里依橫崗仗兵以待之賊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至半度
崗東岳乃迴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

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逐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隋張威善騎射膂力過人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以威管從元帥梁眷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勒兵拒守眷以威為先烽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罵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陳威令杜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一

將帥部九十三

器度

讓功

不伐

勤戎事

夫分閫之權注意斯在必局量之淵曠乃士衆之協從夫器博則周通度遠則閒暇通而能暇是謂能軍以此真師何用不克夫注鈞省憚常人之大情處險如夷君子之高致是故其寢秉羽武德茂昭投壺雅歌軍声益振非寬肅明達之士其疇能與於此矣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勵軍械激揚士吏
班超為將兵長吏征西域時圍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始到于

寘上盛毀超擁抱愛妻愛子安樂外國超遂去妻帝知章超忠
乃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超即遣
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軍司馬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軍欲敗
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人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
臣也

呂布為左將軍部將郝將反攻布不邳府廳事閭閻堅不得入
布因與高順德討之萌敗走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
刺傷性性研萌一臂順研萌首與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愛袁
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
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

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
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孔融為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
裁數百人流矢兩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魏賈逵為建威將軍初與曹休不善大和二年伐吳休先戰敗
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
休軍乃鎮伏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終無言時人人益以此
多逵

蜀董權降魏為鎮南將軍文帝察權有局量欲羈之遣左右詔
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辟
迫而權舉止顏色自若

馬忠為康降都督加安南將軍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談嘲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吳周瑜為偏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謂人曰與

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讓謙服人如此

瑜字公瑾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蘇峻之亂詔假中書令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亮戰敗攜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溫嶠乃與嶠推侃為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旨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候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兵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答曰古

人三敗軍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由峻也

王忱為荊州刺史時桓玄在江陵玄嘗詣忱通人來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伏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

宋劉道規晉末為荊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主鎮之及楊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劉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賊黨苟林所破循即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勢伐江陵陽声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止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寢交通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

舊並懷異心道規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五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初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譙書城內虛實咸與謀為內應至使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于是大安

劉劬為將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劬所自乘馬諸帥並忿廣之叨冒勸劬以裁之劬以笑即時解馬與廣之

宗慤為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荼家盛富豪具異方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飴謂客曰宗軍人憤噉鹿食慤致飽而去至是荼為慤長史帶良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介意

唐裴行儉高宗朝累為將有功嘗令醫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遣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使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邪皆錯誤耳初平都友遮匄大獲懷寶蕃酋將士咸願觀之行儉因宴遍出歷示有駝碯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跌足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隨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于是更不形顏色

黑薩常之為左衛武大將軍常有所乘馬為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按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而竟赦之高仙芝為四鎮北庭兵馬使天寶六年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

自奏捷書仙芝軍還節度使夫蒙靈察都不使人送勞罵仙芝
曰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此罪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
欲處置中使邊令誠具奏其狀制授仙芝代靈蒼為節度使徵
靈蒼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入故靈蒼入朝益不自安將軍
程千里為副都護大將軍卑思琛為靈蒼押衙并行官王滔康
懷順陳奉忠等黨構譖仙芝于靈蒼仙芝既領事謂千里曰公
面似男子心似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東一千石
種子庄被汝將去汝憶之手對曰此是中承見乞仙芝曰吾此
特惧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而與之我言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
事矣又呼王滔等至粹將答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惧

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麾下李懷光輩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
願指進退如隸僕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
畧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

董晉貞元中為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子乃為
亂以晉為宣武軍節度反度營田汴宋州觀察使晉既受命惟
將判官謙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迎候將
吏無至者晉將殺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惧共勸云晉鄧惟恭承
乃榮疾病之甚遂總領軍州事令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
情狀豈可聊耶恐湏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州節
度使即合唯勅赴官何可妄為逼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
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
惟恭以軍政衆服晉合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初萬榮既

田府志
遂劉士寧大為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其子乃為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乃送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晋之速至晋已近方遽出迎之
賈耽為義成軍節度使時淄青李納雖去王號外奉朝旨而其心當蓄并合之計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出於滑州大將請城外處之耽曰與人隣道柰何野處其士卒乎因使盡納之淄青將士皆心服焉耽好獵善射每出獵從騎不過百人往往獵于納之界中納聞之大喜故懷其德而不敢有異心
後唐錢鏐師吳越學書好吟咏賓佐羅隱好譏諷嘗戲為詩言鏐微賤時騎牛操挺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

張全義初仕梁為西京留守天下平焉副元帥河南尹翔六軍諸衛守大尉中書令魏王治于府廨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時崔沂自禮部尚書帶中官充西京副留守沂至客將白以副使常有庭福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義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且老夫勿更勞煩

李從曠為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蜀平繼岌命部置王衍以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仲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曠至華下開內難歸領明宗詔朱重厚從曠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為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

晉史翰為節度使慕容有閔徹者往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

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澈主容道至事無不可令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陂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澈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史斬閔澈恐天下談者未能比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尉勉之寬厚如此

讓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知居將帥之任專斧鉞之權必在推功讓賢先人後己以協注意之重允符率下之宜后入見於范文晉國以霸坐樹美於馮異漢室攸興故可垂美於竹帛保全於茅土者也

卻克為晉大夫將中軍藥書將上軍士變及齊師戰于鞍師歸販續師歸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

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卻伯范叔見勞之如欲伯對曰庾所命也

克之制也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爨伯見

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吉也藥

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軍

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攻戰會北擒樂祚魏主說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撓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次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也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之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王曰公

叔豈非長者咸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覆不能揜
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四十萬加之百端之使百四
十萬

漢衛青亦朔五年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裨王
小王

也若言
裨將也衆男女五萬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武

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
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千侯

青固謝曰

固謂再
三也

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

將拔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動勞
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
三人何敢受封帝曰我非忘諸技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封諸侯尉

后後馮緄為車騎將軍討平荊蠻賊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
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與右中郎將朱俊討頽訓汝南陳國諸賊
悉破平之高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俊於是進封西鄉侯

魏任成王彰漢末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烏丸戰勝北方
悉平及軍還時大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伐過鄴大子
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
如大子言歸功諸侯將大祖喜執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彰鬚
黃故

以呼
之

王基督豫州討諸葛誕平之朝廷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

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功參佐由是長
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顧衆為義興大守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吳國內
史蔡讓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楊威將軍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
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倡謀非已之力俱表推謨論者美之

宋臨川王道規晉末為荊州刺史與劉毅何無忌破桓玄桓謙
桓振平江陵道規推毅為元帥功無忌為次功自居其末

沈璞為盱眙大守後魏攻之不拔乃退走時將軍臧質與璞共
守質以璞城主令其露板璞性謙虛歸功於質令質露板於微
還為淮南大守賞賜豐厚日夕謙見朝士有言璞功者帝曰臧
質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次之璞每以謙自牧惟恐

賞之居前此士變之意也

黃回為冠軍南琅琊濟陽二郡大守建平王景素反回率軍前
討假節越平之日回軍先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
進號征虜將軍陳章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畫使倍道然
有所尅捷必推功將軍

後周楊標仕西魏為車騎將軍時引農為東魏守標從大祖攻
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標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標與其
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大祖許之標遂行與
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餘人內外俱發遂
拔邵郡擒郡守城保其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標行群事標
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

隋高穎為佐領大將軍伐陳為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常從容命穎與賀若弼言及陳平事穎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將山若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守笑時論嘉其有謙

唐李勣歷武侯監門大將軍并州都督每行軍用時頗任籌策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皆為用所尚多尅捷

馬燧為何陽三城使德宗建中年汴州李灵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之燧累擊破之是時何陽兵冠諸軍魏博田瓜嗣遣田悅將兵救灵曜忠臣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奇兵擊破之田悅足馬遁去灵曜知悅敗以百馳夜走汴州降燧讓功於忠臣素暴利燧不欲入汴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

李元諒為鎮國軍節度與元初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救京邑兵次於漘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破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隳苑而垣入賊暉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拂寺

不伐

惟汝不矜大禹之謨訓願無伐善顏子之庶幾况夫居瓜牙之任奉斧越之權安危攸係社稷是賴不伐之德善莫大焉觀其戰勝而相讓功就而弗居或歸美於朝廷或推賞於士伍謙恭為裕滿假是懲故能福祿無疆功名有煒與夫斗筭為量覆則相仍者不佞矣

晉郤克范燹藥書伐齊敗齊師于鞍師還郤見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

如卻伯對曰庾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夷將上軍時不出范文

子上軍佐代行藥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

何力之有焉晉師之歸也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耳也

乎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矣勉矣知其不益已禍

孟子側字及魯孟氏族也齊伐魯孟孺子洩師右師舟求師佐

而及戰齊師於郊齊師自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

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

斧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之側後入

以後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款伐善

後漢賈復為偏將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光武曰賈

軍之功我自知也

馮異為偏將軍後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

諸將相逢輒引軍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至

舍諸將并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朱佑為建議大將軍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卒衆多受降以克

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

魏季典字曼成為補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

晉唐彬為弋陽太守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

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

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沔口以東諸賊所

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以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
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克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是
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王冏舉義討趙王倫穎舉兵應之及
誅倫迎天子反正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豫焉見
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大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

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知勇過人
為中興名將性謙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
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
之有士以此重之

桓尹為督都豫州將軍事西中即將與謝琰謝琰破苻堅進號
右軍將軍伊惟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

宋王鎮惡行龍驤將軍伐西姚泓入賊境戰無不捷率水軍自
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舡登岸身先士卒即陷長安於灞上奉迎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對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
曰卿學馮異耶

蕭惠基歷中書黃門即奉使至蜀降益州兵賊郤虎等時千餘
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竟無所用或問其意惠基曰我
若論其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耶

南齊劉懷珍平原人宋文帝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
司馬從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十人掩討平人文帝召問
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敢當親人恠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耻

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梁馮仙理為寧朔將軍每戰勇冠三軍與諸將論議曰未嘗言功人問其故理仙曰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

馮道根性謹厚本訥少言累迁左右上將軍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戰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王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常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言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後魏邢巒為度大尚書宣武時豫州民白阜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救詔巒與中山王英討之既平豫州巒振旅還京師帝臨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

古人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非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成功而不處後周蔡祐字承先為大將軍從大祖征伐常終無競大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倫序其見知如此元定士後魏為河北大都督有勇畧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大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唐常侍價為盧龍府果毅將軍時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到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

敵一物必躬親省視每受恩賜如在帝前位窮將相無矜大之

色方於漢之金日磾是以深為帝所信重
尚可孤為高州節度使與李晟及駱元光三節度之軍收京城
可孤之軍為先鋒京師平以功加可孤檢校右僕射封八百戶
性謹愿沉毅既有勲勩衆會之中未嘗言功

勤戎事

夫為將者勤勞王家所以勵臣節整飾器械所以脩戎政故不
戒而備受命則行斯蓋磨厲以須夙夜匪懈者之所為者也况
專閫外之寄將略攸施必將身先以率下士至而應變奪人之
勢無失預防後時之譏不詒於深咎故勉勉以率職翼翼以從
事俾夫寇讐畏憚卒乘申警雖行之惟艱鮮有敗事傳日以勞
定國詩曰不懈于位蓋恭命之將常從事於斯矣

漢程不識為未央衛尉與李廣俱以邊大守將屯兵出擊胡不
識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性疆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漢常側足
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多惶惧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
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脩戰攻之具乃
歎曰吳公差疆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段紀明為破羗將軍在邊十年未嘗一日辱寢與將士同勤苦
故皆樂死戰

魏鄧文為征西將軍艾脩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又為區
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
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執士卒之役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於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使至宣王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吳孫歆字公禮為廣陵大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歆不進見者十餘年帝還建業乃得朝覲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帝悅曰吾又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牧假節

晉陶侃為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

遠近書疏答不手輟筆翰如流未常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庾翼為都督江州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起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軍國克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自河止南皆懷歸附焉

宋宗越為南濟陰大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成未嘗參差

梁張齊為侍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

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困乏
常濬為輔國將軍每晝接客旅夜筭軍需三更起張燈達曙撫
循其衆常如不及

陳蔡徵為安右將軍隨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和中領
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喜焉謂曰事有以相報

程文季為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明徹遣文季圍
涇州屠其城進收盱眙拔之前後文克城壘率背水為堰土水
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陳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即早起迄暮不
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

北齊莫多婁敬顯為領軍將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常從解
律先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部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

深為人所重

封子繪為衛將軍平陽大守時大軍討復東雍平柴壁及喬山
紫谷絳蜀穿子繪嘗以大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

後周韓果為虞侯都督每從大祖征行常領後騎晝夜巡察略
不眠寢

隋郭崇為左光祿大夫從軍政遼東城營親蒙矢石晝夜不釋
甲胃百餘日煬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崇如是帝大悅每勞
勉之

唐蘭謨為武侯大將軍為人嚴毅勤恪監領之處乃至於忘寢
食士卒多厭弊之每侍從太宗常不離左右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張儉拜荊州都督太宗將有事遼東儉率蕃兵先行儉軍至遼西為水汎長未渡帝以為畏懦追赴行在所儉詣洛陽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帝甚悅

王忠嗣為河東節度採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皆自勸

李晟為關內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張建封為徐泗濠等州節度既創軍伍建封觸類躬親

王錡為大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錡緝綏訓練軍府稱理

後唐李存賢為幽州節度使時契丹強盛城門之外鞠為胡貊援軍危橋關萬衆防衛與胡騎一日數戰存賢晚夕驚備廢寢

與食

郭宗事武皇為五院軍小校累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為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覩不忘每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多之

郭崇韜為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執甚危迫崇韜率師至博州斬伐林樹徹廬舍渡河明東亢役徒設板築晝夜不息崇韜據胡床指揮於葭蘆間忽覺視之乃蛇也其志疲勵力也如是

漢史弘肇為許州節度使高祖委以禁戎留扈京邑屬杜重威據鄴為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自九月駐師及重威歸命凡三月弘肇環甲在野晝巡夜警與士卒均其苦無所間然時人推其威而有愛乃近代之良將也

劉詞為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恠而問之詞曰我以登勇爵不可一日而忘勇也若國家遇邊事信其溫飽其筋力有待何以申毛髮之暇此其意也後從少帝禦北虜於河橋必出師則躡屩負戈以為前導所向無不披靡六師壯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一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二

將帥部九十二

矯命而勝

立後校

矯命而勝

夫兵用詭道智尚先見應變貴於神速轉禍在於俄頃又豈俟白丈夫以救火同守株而待兔哉故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若乃謀非素講勢不中順敵非遠度事有從權敏則可以成功緩乃自奪具便錄是或先出而奮節或許制以調衆固不暇圖上方畧以俟報聞罔遑命之咎冀臻必剋之理斯乃發於忠憤獲此戰勝議不猶與豫首鼠者同焉夫若料敵非審決勝或愆出於無名成乎輕舉斯亦足以虞

首事之失慎不戰之禍哉吁可畏也夫

夫槩王吳王闔廬之弟也吳伐楚二師陳於栢舉二師吳楚夫槩王

晨請於闔廬曰楚凡不仁凡楚令尹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

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諫而行不

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

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漢陳湯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先是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等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也死尸郅支因辱使者不肯奉

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

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二年湯既領外國乃與西域都

護騎都尉其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

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

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戈數

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鳥戈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

更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掠剽輕也悍旁也剽類妙切悍朝幹切好戰伐數取勝

久畜之必為西城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

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亦無所

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

奏請之湯曰與公卿議大策非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與譚

日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君師戍已校尉屯

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會聖子欲沮衆耶沮也懷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楊

會聖子欲沮衆耶沮也懷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楊

威曰虎合騎之校

西域陳發之名也或云一校則荆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北等諸校名以為武声

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刻奉矯制陳言兵狀

即曰引軍分行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

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八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

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真殺略大昆彌

千餘人歐許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厚重重謂輕湯重也

縱兵故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

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補得扣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

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見之踰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下六千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

開羊以為道具色子即屠墨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之

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

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阮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事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想左右

驚動故來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吞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

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從教命而供

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容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大各

也且盡恐無以自遠怨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

賴都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臣傳讀曰敷教布也望見單于城上位五

采幡織織讀曰識音式志切眾人被早乘城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

人更招漢軍曰闐來更互也音上行切百餘騎馳起營營皆張弩持滿

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
軍聞鼓立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整塞門戶鹵楯為
前戟弩為後叩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
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
烏諸國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
來不久能攻單于乃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類十皆以躬射
外人外人射中單于梟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謂下騎
陵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郅入
土城呼乘登也呼火故切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
城亦相應和環繞也音禍夜數奔營不和輒郅平明四面火起吏

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雄鹵楯鹵
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大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乘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
所賣帛書諸鹵獲以卑得者卑子也各以與所得又甲必寐切凡斬閼氏大子
名王以下千五百人一十八級生虜四百十五人降虜十餘人
賦予郭城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一謂是所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是
於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混同也音乎本切昔有唐
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蕃惟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參毒行於民
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
應天氣精明陷陳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已下宜縣頭橐街蠻

邸間

接黃圖豪街在長安城門內豪街門
蚩夷邸在此街也邸名今眼客館也

以示萬里明犯強漢

者雖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常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

相康衡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既至論功石顯康衡以為

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

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帝內加延壽湯功

而重危衡顯之宜重難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請尊寵爵位

以觀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爵閔內侯食邑

各三百戶以延壽為屯水校尉湯為射虜校尉

后漢咸宮為輔威將軍光武建武十一年討公孫述宮與征南

大將軍岑彭等破荊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洲岑彭

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還將延岑盛兵於沅

水時宮衆多食少輔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叛郡邑復京得聚

觀望成敗公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

左騎挾舡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東山望之大震

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奔岑成

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承勝追北降者以一萬數

宋均為謁者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反國武威將軍劉尚詔使

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擢選精勇聞既至而尚已

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因詔令均監軍於諸將俱進賊拒抗不

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濕隰疾病死者大平均慮軍遂不

反乃於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如何

均乃於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如何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魯營告以恩信因勒馬兵隨其后蛮夷震怖即其斬其大師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遺歸本郡為置長史而還均未至先自克矯制之罪先武嘉其功迎賜以

金帛

段紀明桓帝時為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紀明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驍去乃使驛騎作齎璽書詔紀明紀明於道為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既紀明道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作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

魏典李漢末為裨將軍時大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顯等以舡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純水道太祖勅典顯若舡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剋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顯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道得通

田豫明帝大和末以殄夷將軍青州諸軍事假節討遼東會吳賊遣使與公孫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沼豫使罷軍渡賊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沒東隨無岸當成山又無藏船之虜輒便詣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位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舡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盡虜其衆

晉李熹魏末為揚將軍假節領護羗校尉羗虜犯塞熹因其隙

會不及咎聞取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勉譴時入北漢朝馬耳焉

毛寶為溫嶠平南叅軍蘇峻作逆寶領千人為嶠前峰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來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近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設戰力變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衆大飢嶠嘉其勲上為廬大守

唐李靖太宗貞觀四年頡利可汗諸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雖外請朝謂而潛懷猶豫帝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問道襲之公謹

曰許詔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請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過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慮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奔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隨義城公主頡利乘千里馬投吐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立後效

夫先迷後得實顯於義經善敗不忘蓋聞於軍志若夫孟明二陵之戰大樹回溪之役覆車擒將喪師失律可謂敗矣然而念德不息乃立於后圖出奇無窮終邀於有盛夫兵者機事也故用之以危地窮而能變屈而能伸審多筭之可憑雖小劔而何

害此又制勝之嘉術整軍之善教也是故再戰皆北壯氣未衰
一意后功可刷前恥得失之際燦然可觀

秦孟明視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穆公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是孤之罪復使為政三十
五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穆衙秦
師敗績穆公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于民三十六年夏
穆公以孟明伐晉濟河焚舟亦必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茅津河東大陽崇西封埋藏也

遂霸西戎用孟明

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封齊高帝五年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
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帝在右后絳

侯柴將軍在帝后陳欽若等按漢書孔將軍名聚封蓼項羽之
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
之大敗垓下

后漢吳漢建武二年為大司馬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
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
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
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惧矣漢乃勃然暴
創而起推牛饗士令軍中今賊衆雖多皆掠劫群盜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于是
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一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
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二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

長驅追擊爭門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十二年征公孫述攻拔
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
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無與爭鋒若
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共擊之難乘利遂自將步騎
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
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北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深入又與尚別營
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
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表告
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壁豐因圍之漢乃詔諸將入
勵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圍戰千里所在斬獲遂入深敵地
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歎潛師
就尚于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
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饗士
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
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
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表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
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
都甚得其宜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與鄧禹等共攻赤眉大為赤眉所敗禹得
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奚阪與麾下樓人歸營復壁收其

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與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吳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嶠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卒勞苦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

馮武明帝永平初為中郎將時西羌寇讐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王光武置黎陽營涼州諸軍虜胡兵及施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豐羌戰豐浩縣名即金城郡斬首六百級

及戰于洛都谷為寇所敗

涅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潭界入在今鄂州涅水縣

死者千

餘人虜乃卒衆引出武塞復追擊到東西都大破之

鄴元水經注曰邠州

城左右有水自北南出經邠亭注于河蓋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邠也在今鄆州化陰縣東

斬首四千六百級

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

吳劉繇漢末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圍為潛逆攻沒諸州繇縣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受用乃副逐使去于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為收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大守朱皓入居郡中繇進討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

晉高睿王略懷帝時為使持節度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
京兆流人王道與叟人赦洛聚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
率曠等進逼道將大戰道為道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據
統將軍初張洛等討曠在後睿自退走據軍無繼戰敗死之
略乃赦其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攻道道降

陳侯安都高祖時為鎮北將軍與周文育討王琳戰敗並為琳
所囚逃歸復其官爵尋出為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
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勵其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
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多文育為熊曇郎所害安都廵取
大艦值琳將周照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照協孝勵弟孝猷
率部下四千家款就王琳遇照敗乃詣安都又進軍于禽及洲

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為材人所殺餘衆
悉平文帝即位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鎮為大都
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益千戶及王琳敗走入
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後魏李佐道武帝時為安南將軍攻赭陽為賊所敗坐徙瀛州
為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齊新野太守劉忌
馮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

朱天光為驃騎太守將軍既剋方侯醜奴而都督長孫邪利
為賊行臺万俟道洛襲殺朱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
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軍雍州刺史削爵為侯天
光與岳悅等復尚牽屯討之天光身討詔洛戰敗率數千騎而

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洛陽賊師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
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將軍天
光欲討之而莊帝謂刺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遂兼天盛暑令待
宗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
雲道路踰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
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湯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
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其釁未已乃遣慶雲曰力屈如此可
以卑降若夫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
冀得少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謂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
水今為少退任取河引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
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為訪衛之勢周匝立槍

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中兼令密縛長梯于城北其夜
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覓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
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至城北軍士登梯上賊城徒
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伏天光岳悅等議悉抗之死者萬七千
人分其家口于三秦河瓜涼鄯善成來欵順天光頓軍略陽詔
獲天光前官爵尋家待中議同三司增邑至三戶
崔遙伯為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討万俟醜奴軍大破寶軍
歛軍退保涇州延伯脩善器械購募驍勇狡從涇州西進去賊
彭坑谷構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
之俄頃間平其柵城皆逃遁

北齊斛律金為汾州大都督從神武戰于沙苑不利班師因北

東雍諸城復為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軍狄子等復討之
後周陽猛為武衛將軍鎮善諸為竇奏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
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中尾竇尋而太祖擒竇
泰猛以別獲東弘魏農郡守溥于業
于瑾為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東魏邙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
下位降立于洛佐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乃自後擊
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隋文段振高祖仁壽初為太僕卿嘉州獠亂文振以行軍總管
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
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
薛世雄煬帝大業中為沃沮道將軍征遼與宇文述同敗績於

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里四面矢下如雨雄以羸師
為方車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削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
高劉文靜高祖起義初為大將軍府司馬將兵與隋將屈突通
桑顯和戰於潼關義軍不利文靜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
敗而文靜游軍數百騎自南守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疋馬而
歸

薛納為檢校左衛大將軍玄宗開元二年詔與將軍杜賓客崔
宣道率衆討契丹六月師至溧河盡為契丹所覆除削官爵其
年八月吐蕃大將勃達延乞力除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人進
寇蘭州之渭南渭源縣掠群牧而去詔納白衣攝左羽林下將
軍為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駿等率兵邀擊之十月納領

衆至渭源縣遇賊戰於武陟驛與王暉犄角夾攻之大破賊衆
追奔至洮水又戰於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
將士乘勝進擊又破之殺獲數萬人擒其將六詣鄉弥洪盡收
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
吐蕃其聞納等剋捷帝悅遂停親征拜納左羽林大將軍復封
平陽郡公仍拜子賜朝散大夫俄又除涼州鎮軍大總管復為
朔方軍大總管

王思禮天寶末為哥舒翰元帥馬軍都將及潼關失守思禮西
赴行在帝至安化郡思禮與宮崇賁李承光并引于轟下責以
不能堅守并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其後遂斬李承光而什思禮
後從郭子儀領回紇之衆收西京帝為先鋒以功遷兵部尚書

封霍國公食封三百戶

郭子儀肅宗至德中為關內河東副元帥從元帥廣平王討安
慶緒于關東慶緒遣魏將嚴莊悉其十萬來陝州與張通儒同
抗官員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貞山為陣子儀以大軍
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
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迴紇今進盡殺
之師驅至其后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迴紇來即時大
散僵屍徧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
州郭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

晉安元信仍仕後唐為武皇太原騎將唐光啓末燕帥李威與
吐渾首長赫連鐸入寇大同武皇遣元帥拒之以衆寡不侔為

流矢所中兵散居庸關惧武皇法峻南奔中山中山連師王師
王處存言而納之用為突騎都校秦授檢校工部尚書紇寧末
處卒子部嗣為涼人所攻歸大原與元信偕行武皇待之如舊
授元信鐵林軍使俄以梁將氏叔琮引兵五萬薄伐城下郡縣
多陷梁又遣葛從周出軍馬頌武皇遣元信以精騎擊而退之
以功奏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二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三

士大將帥九十四

輕財示弱

輕財

夫戰之所尚其惟得衆師所以和由乎布惠是以古之良將受
命忘家視卒好子饑寒光恤其苦皆分饗必盡於布租身不專
其君賜豈有他哉蓋所以奉腹心之寄宣爪牙之用極士之歡
心致人之死力而已故能奉辭將罰治兵鞠旅撫士御衆多多
而益辨料敵制勝堂堂之必擊然後式遏寇讐掃清疆場揚威
邊野令行百萬圖芳鼎彝功齊四七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非德施何以能之哉

趙趙奢為將士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

漢竇嬰為大將軍嬰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逮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

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悔

軍吏過輒令財為用

財與裁用謂裁量而用之也

全無入家者

李廣累輕車將軍歷七郡大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

戲下

戲讀日麾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

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力以分與昆弟外家

寇恂為執金吾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馬援字文淵拜隴西大守監陽武將軍馬成破先零氐光武以

璽書勞之賜牛羊千頭授盡班諸賓客

祭遵字弟孫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光武以為刺姦將軍賞

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滕撫為九江都尉討平妖賊所得賞賜盡分與麾下

董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

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

則士

為功者雖已共有已乃士

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

魏曹真累遷大馬司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以輒家

財頃賜士皆願為用

夏侯惇為大將軍性清儉有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

產業

于禁為虎威將軍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私入

徐邈為涼州刺史建威將軍破叛氐有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克明帝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

胡質為東莞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家人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田豫為護烏丸鮮校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豫清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弘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雖殊類咸高豫節

吳孫皓字叔郎遷都護征虜將軍伐程普賢夏口輕財能施

程普為盪恂將軍於諸軍將最年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嘉士大夫

朱據為左將軍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

朱桓累遷前將軍輕財貴義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業產業皆與共分

晉羅憲初仕蜀為宣信校尉輕財好施不營產業

羊祐為征南大將軍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瞻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

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護馭馬逢陂王陳川將李顯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逖克已務施不畜資產

紀瞻為領軍將兼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明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

王敦為廣武將軍初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合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宋朱脩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謂賦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還賞驍雄陳宣帝嘆之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歷靈廓夏二州都督敬德輕於貨財所得遣賜多散之於士卒及故舊親族

李勣累為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裴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詔賜都有等資產金銀器四三千餘事駝馬稱是并分給親故副使已下數日便盡

李叔明為太子太傅閬州本姓鮮於太宗大曆中賜姓李氏叔明總戎年深家代為豪族兄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劍南節度

使兄弟并涉學輕財好施

馬燧為河南節度使討田悅兵大敗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勝盡以私積以頒將士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之出錢伍萬貫行賞還家財

石雄為豐州刺史天德防禦使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賜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并分給以北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後唐王晏朱為宋州節度使充招討使攻圍定州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鄉

趙鳳為荊州節度使在鎮所請俸祿之餘分給將校賓佐故雖危難之中軍士帖然

王思同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右隴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會遺歲費數十萬

示弱

夫兵唯凶戰器實詭道譎而不正雖或見機道而後權蓋有明訓矧殺敵攻致衆惟利是圖後實先聲以奇制勝是知晉侯退舍得臣遂驗曹子羸師季良乃黜信欽張之良術成敗之要權也然仁者之師無敵於天下聖人之守遠在於四夷好謀而成雖家兵之常道不爭而勝乃常武之茂功較而論之固有吳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約曰匈奴急入盜即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為怯趙王讓牧牧如舊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不利復遣牧牧至故如約因奴終歲無所得終以

為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餘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寇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戰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戰于奔赴十餘不敢近邊

田忌為齊將韓魏相攻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

蹶猶坐也
蹶紀芳切

五百里走者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伍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行三日甚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

併畢
正切

孫子度其期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乃鎖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自倒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自操板插與士卒分攻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棄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嘉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漢韓信為相國擊齊楚龍沮將號稱二十萬救之且與信夾淮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且果信曰吾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破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伐公孫述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小弱挑敵果自出戰死城下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討張步弇攻步臨淄拔之入據其城步與其三弟藍引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

重姓異名也

號二十萬至

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固示弱以乘其勢乃引歸小城陣兵于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觀之

臨淄本齊國所即
齊上宮中壞臺也

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交突步陣於陳
城下破之

魏陳登字元龍為伏波將軍孫策遣軍攻登於康河城登蘭門
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啣声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
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開南門破之

晉李炬字世迴太尉荀蕃承制建行臺假炬滎陽大守元帝故
加炬冠軍將軍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炬屯於韓王故
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炬時暢卒至炬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降
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炬
謀夜襲之僅以身免

梁韋濬為左將軍南都大守時司會州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為
魏人所躡三閔擾動詔濬督衆軍援馬濬至安陸增築城二丈
餘更開大塹起高構衆頗譏其示弱濬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
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陽詔之耻聞濬至乃退高
祖亦詔軍罷

王僧辯為征東大將軍時侯景陷京師僧辯赴援次于南洲賊
師侯子鑒自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烏船千艘並載戎
士兩邊悉八十掉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
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
軍乃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

陳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
徵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於關下安都閉門偃旗幟

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者賊者斬及久賊收軍還石頭安都
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千三百
人開東西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還石頭不敢進逼臺城

陸子隆為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及東昌縣人脩
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
甲示之以弱及得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許之送京
師

後魏費穆孝明時蠕蠕入寇涼州以穆為輔國將軍假征虜將
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
遁走穆與所部曰夷狄獸心惟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令
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

異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于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
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為信
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師都厥烏余侯斤十伐
等獲生口雜畜甚衆

南齊周山圖為龍騎將軍豫張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以劫抄
臺軍王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王毛寄生與
鳳戰豫於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
遣幢主龐嗣厚遣鳳要山圖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
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來首降

隋于仲文高祖時為大將軍討迴之亂遣仲文詣洛陽發兵討
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迴將擅讓擁衆數

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十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廼守將劉子寬棄遁走仲文遣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煬帝大業中為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董高麗出兵掩襲輜仲文廼擊大破之
董純為右衛將軍彭城留守大業中彭城賊張大虎宗大模等衆至數萬保縣山寇掠徐充純將兵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敗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悞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虜大破之斬首百餘仍築為京觀

王克為江都郡丞鎮江都宮監齊郡賊師孟讓自長白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克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兵奮擊大破之

唐薛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公與燕王羅義守幽薊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戰百敗常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破之必矣從之建德果引兵渡水萬擊大破之

宋留思力有戰功封安國公及討遼東留思力統領突厥於夏州之北捍禦延陀其冬延陀率兵十餘萬來寇河南思力示弱羸縱賊深入漸引南行至夏州之境思力整陣擊敗之追奔六百餘里擒延陀耀威磧北而還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三

武臣獻馘故泮水之詩曰矯矯虎臣在

敵破異俗之餘妖或殲厥叛臣或收其故地所以見帝王之伸

武宣邦國之威靈傳曰飲至策勳此之謂矣

魯僖公既伐淮夷年十三武臣獻馘故泮水之詩曰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矯矯武貌首所格者之令耳

將帥部九十五

獻捷

大雅云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周禮曰大司

樂王師大獻令奏凱樂若夫奉征專之寄董伏順之師授鉞登

壇為萬夫之長班師振旅成七德之功漢魏以還簡策具載則

有內承廟筭外震俗容拓土開疆斬俘獻馘至于剋隣國之勅

敵破異俗之餘妖或殲厥叛臣或收其故地所以見帝王之伸

武宣邦國之威靈傳曰飲至策勳此之謂矣

魯僖公既伐淮夷年十三武臣獻馘故泮水之詩曰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矯矯武貌首所格者之令耳

將帥部九十五

獻捷

大雅云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周禮曰大司

樂王師大獻令奏凱樂若夫奉征專之寄董伏順之師授鉞登

壇為萬夫之長班師振旅成七德之功漢魏以還簡策具載則

有內承廟筭外震俗容拓土開疆斬俘獻馘至于剋隣國之勅

敵破異俗之餘妖或殲厥叛臣或收其故地所以見帝王之伸

晉文公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候魯文公二十八年楚師敗績

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凱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

廟於

漢韓信高祖為漢王時信左右丞相人官虜魏王豹定河東請

漢王原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

擊趙代信代破擒夏說夏說代祖又破趙軍擒趙王歇用

廣武軍策發使燕燕縱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

以撫其國

趙克國宣帝時為後將軍征諸羗奏言羗本可五萬人軍凡斬

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

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緡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羗靡亡等自

說必得

說責也以自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

陳湯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湯與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

誅郅支單于上疏宜縣橐街事下有司丞相衡御史大夫繁奏

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

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

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暑首足奠門而出宜縣十日

埋之有詔將軍誼之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河內太守光武建武元年更始將朱鮪聞

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

攻温恂勒軍擊破之追斬彊茂兵投河死者數千人生獲萬餘

人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

可任也

耿弇為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弇討張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

在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

鑕謀也示必也

弇傳步詣行在所

馬援為伏波將軍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其女弟徵貳反璽書拜援將軍以扶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之十九年斬徵側貳傳首洛陽

魏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鍾會為鎮西將軍常道鄉公景元四年十一月與征西將軍鄧文同伐蜀屬主劉禪詣父降遣使勅姜維等從東道詣會降上言曰賊姜維張翼等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成護軍胡烈等徑從劔閣出新

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淮南出衝其後臣據涪縣為東西執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眾方執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執廣張羅網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向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首書中喻開示王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干戚有苗自伏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為上國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盛德侔縱前代翼忠明齊執公但仁育群生儀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奏宣詔命尊揚

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懷逸豫后来其蘇義無以過

吳宋然為車騎將軍大帝赤烏九年征桓山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後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竟誅帝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今所懷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帝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帝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佐大司馬右軍師

晉王濬為龍驤將軍武帝大康元年三月濬以州師平吳至於

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惧面縛輿襯降於軍門濬援節解縛焚襯

送於京都

又云杜預為鎮南大將軍凱入以公進受當賜侯

孫浩平振旅

桓豁為右將軍發帝大和二年擊南陽反人趙會於宛城走之進獲慕容暉將趙槃送於京師

宋杜慧度為郊州刺史輔國將軍高祖永初元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拓畧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輔生口大象今銀古具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獻捷

沈林子願建燕封資中侯從高祖伐羗參西軍事悉著三府中兵為前鋒與冠軍擅道濟同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為康平公姚詔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守之林下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

北詔衆小麾乘其亂而薄之詔乃大償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
資實時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猷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
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自
誇誕今器古具等已詳之當以文以武以忠奉報矣

梁曹景公為右衛將軍武帝大監五年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攻
破之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如山岳牛羊馬驢騾不可
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疋遣獻捷

蘭欽為佐衛將軍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
銅鼓累代所無

陳侯瑱為司空高祖永定二年二月壬午督衆軍自江入河肥
焚齊舟艦三月丙申至自合肥衆軍獻捷

後魏安頡為冠軍將軍大武神嘉四年宋將擅道濟王德東走
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波濯喜為征西將軍孝武大和元年十月宋殺盧茂王揚文度
遣弟竄襲陷仇池十二月濯喜攻陷葭盧斬文度傳首京師

傅永為豫州王肅建武將軍平南張史大和中南齊將裴叔業
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永適還州肅令永討之獲叔業
傘扇鼓幕甲杖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

党法宗為揚州小峴戍王宣武景明三年法宗襲南齊大峴戍
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善隆送之京師

尔朱荣為河北都督畿内諸軍事孝宗建義元年十月荣破葛
荣檻送於京師臨閭門荣稽顙謝罪斬於都市

冊府元龜
費穆為都督建義元年十月大破梁軍擒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
上黨王天穆為大將軍以永安二年四月四年大破於邢果於齊州
之濟南降送京師斬於東市
北齊鼓樂為都督從神武西討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
郡王榮宋江夏王升鉅鹿王闡誰群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僚佐
四十八人皆係頸友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馬

唐李勣為右武侯大將軍高祖武德四年絕河南山東之兵以
拒王世克及從太宗竇建德降世克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
為上將李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大廟又
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郎累遷在監門大將軍圓郎重據兗州

及授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郎斬首以獻高宗總章元年
命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虜高麗高藏及男莫有麗其建男產
裂其諸城並為州縣振旅而還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
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廟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
俘於含光殿大會勣其部將以下大陳設於庭
侯君集為交河東行軍大總管討高昌國太宗貞觀十四年十
二月旅師執高昌王麴智盛捷於觀德殿

阿史那杜爾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太宗貞觀二十三
年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社廟
高侃為佐翊衛郎將高祖永徽元年九月執突厥車鼻可汗獻
大廟

蘇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征賀魯高祖顯慶三年十一月定方俘賀魯到京師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於昭陵可乎許敬宗曰對故者出師凱還則獻至策勲於廟若諸侯以王

命討不庭亦獻俘於天子近大征伐克捷以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圓寢嚴教義同清廟陛下孝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於昭陵十七日告於大社皇帝臨斬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定方戎服搢賀魯獻於樂懸之北帝責之不能對攝刑尚書長孫冲跪於陛下奏曰伊麗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禮官屬之以出討免其死五年定方為驍騎大將軍討思結闕侯斥都曼俘獻於東都御乾陽殿定方搢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

庭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命帝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及今宥之定方從幸大原制授熊津道行軍大總管討百濟賊師敗蹟定方等將士引百濟王扶餘義茲大子隆小王孝演孫文思乃偽將五十八人皆搢右袂抑首以獻並釋放之

裴行儉為定驤道大總管高宗永隆二十八年行儉等獻定襄所獲突厥俘囚阿史那伏念及溫傳等五十四人斬於都市初行

儉討伏念以不死侍中裴夷害其功乃奏曰伏念其副將程務珽復逐窟急降而帝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耻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建安王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則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攸宜平契丹凱旅詣闕獻俘

李楷因為左王鈴衛將軍則天久視元年楷固及右武威魏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冀良琛為忠萬州討擊使睿宗景雲二年良琛獻俘山賊悉平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知運大破吐蕃虜獲俘囚獻於闕下帝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為編戶諸郭知運及諸將曰吐蕃孤恩負約忘義卿等受委逆挫群兇焚溺之餘俘獲仍衆覽今獻捷深用嘉焉

王君奭為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開原十二年君奭破吐蕃來獻戎捷帝置酒于內殿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敵誠節既著俘獲又多疇庸策勲已有處分卿及將帥等並宜飲燕有賜物各宜領取

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

契丹宜擇日告廟

自後諸軍每有克必先告廟

蓋嘉運為磧西節度使開元二十八年嘉運俘吐大先可汗來獻帝特捨之受以官爵

皇甫惟明為隴右節度使玄宗大寶五載五月己巳惟明以所獲吐蕃突厥俘來獻大廟

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天寶八載翰收隴右石堡城獻功于朝帝御丹鳳樓會群臣下制褒獎

高仙芝為西安四鎮節度天寶十載仙芝生擒突騎施可汗吐蕃大首領及石國王并可敦及竭來師獻帝御勤政樓會群臣

楊國忠為劍南節度使天寶十一載國忠破吐蕃數十萬衆于雲南獻俘於朝表曰臣國忠言頃以南蠻閣鳳敢背皇恩吐蕃與其潛謀款於盧南結聚窺窬越嵩草竊昆明由是諸群及八國子弟知其狡計同諸討除臣當戎行祇奉睿略破吐蕃雲南救兵六十餘萬屠拔故濕州等三所大城擒俘虜六千三百臣以劍山迢遞不可盡來遂簡丁壯千餘并投降首領唯三日於勤政樓奉獻已降殊恩臣又以男女口二百人六日於躍龍門進納陛下以生成之德不服華夷詔臣曰夫王者之義子育為先每行干紀之誅常軫在子之念吐蕃遣孽頻有負思及君則然其人何罪且全其生里遂彼物情其所獻口并宜釋放遞還本國以直報怨於是乎在微臣於是何幸親奉德音聞所未聞以忻以感伏維陛下含弘庶品康濟群生大敷恩信下華昏迷自三王以來未有如今日者也天下幸甚豈維諸戎特望宣付史官頒示中外許之

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天寶十四載祿山奏破奚五千騎并破契丹勃朱蜀活等部落賊等除戮之外應獲生口馳馬牛羊田仗共一百三十二萬
段子璋為越雋太守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太上皇在蜀郡段子璋俘所獲吐蕃生口來獻詰責而捨之

萬敵為南都知兵馬使至德二載八月破賊馬軍二千餘人步軍二萬人與興平軍使李英斬賊括儉使十數人傳首至鳳翔

府二萬人與與平軍討平其神相許念對十幾八對首至眉陰

郭子儀肅宗時為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子儀告捷收新
鄉縣獲萬餘人馬六千餘匹進圍衛州十一月壬申兵部尚書
王思禮奏相州城下破賊上萬人兼獲旗幟器械二年二月丁
未朔子儀破逆賊執其將軍昂獻俘於朝徇於東西兩市而斬
之七月子儀擒逆賊將安大清送闕下子儀至代宗朝為關東
副元帥大曆三年九月子儀率兵五萬自河南移鎮奉天戊戌
子儀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文武百僚人賀于紫宸殿京師解
嚴十月丁卯子儀至自奉天行營八年十月子儀奏大破吐蕃
十餘萬衆己巳文武百官人賀于紫宸殿庭
衛伯玉為西鎮行營節度使乾元二年正月伯玉獻俘百餘人
至闕下有詔解縛而赦之

李光弼為朔方副元帥乾元三年四月奉三月二十九日懷州
城下破逆賊安大清馬步四千餘人今日二月二日又于河陽西渚
東灘破逆賊史思明兵馬三千餘人前後斬一千五百餘級生
擒逆賊姪女姪婿偽衛前兵馬李秦璧級偽驃騎大將軍特進
已上七十餘人

田神功為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上元元年六月神功奏鄭州
城下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驢及器械不可
勝數二年二月神功生擒逆賊劉展來獻

王仲昇為淮西申蘄黃沔等州節度使兼知鄭汴等一十二州
節度都勻當處置使上元元年九月仲昇奏破逆賊史思明下

將思庭金二萬餘衆斬首二萬餘級發賊器二千餘事元年建
丑月仲昇奏建子月十三日曹州刺史當休明破逆賊大將軍
薛萼史盡忠李達盧等馬步二萬餘衆獲器械二萬餘

能元皓為兗州刺史上元元年十二月奏破兗鄆史思明下逆
賊二十人

魚朝恩為陝州觀軍容使元年建丑月奏神策軍兵馬節度建
子月六日平逆賊永寧縣鹿眷崗域及破澠池副昌長水等縣
一萬餘衆生擒二千餘人斬首三千餘級獲馬畜器械共五萬
已上

來瑱為山南節度使鄧州刺史元年建丑月瑱奏斬汝州逆賊
五千餘衆牛馬驢騾并器械等不可勝數

成公意為鄜州刺史奏破句扇党項賊斬獲偽勅使驃騎將軍
都督石金德等共三千餘衆斬首六百餘級兼復偽勅文牒并
器械衣裝雜物等共三千餘事牛羊雜畜甚衆又擒校鄜州兵
馬使內納事林明俊奏破党項一千餘衆斬首四百餘級并驢
駝馬器械甚衆

僕固懷恩代宗初為朔方節度使懷恩上言幽州平河北州縣
盡平史朝義為亂兵所戮傳首上都

馬璘為邠寧節度使代宗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大將尚贊摩寇
牢州璘破二萬餘衆擒其俘以獻之

李勉大曆十一年為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灵曜阻兵比
結田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

破之悅僅以身免灵曜北走騎將杜如江擒之以勉猷代宗褒賞甚厚

鮮於叔明大曆十一年為劍南西州節度使奏吐蕃寇黎雅兩州大破之會南蛮閣羅鳳來援於望漢城生擒吐蕃大籠官論器然猷闕下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兵馬使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武俊殺賊李惟兵傳首京師

輔良交為安都護建中三年七月良交斬李孟秋等七人傳首來猷孟秋為演州司馬與峯州刺史李被岸等舉兵叛自稱安南節度良交攻殺之

哥舒曜為汝南節度使建中四年三月曜收復汝州生擒李希烈偽署刺史周晃以猷斬欺將揚謹欽長文江傳首京師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德宗在梁州賊朱泚為晟等所敗走涇州晟遣衙前將兼御史大夫張少烈上收京師露而至百僚稱賀帝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晟虔奉聖謨盪滌兇穢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不為朕也百官再拜而退

甲辰幽州健將韓斬逆賊朱泚傳首來猷旻梁庭芬朱士禮等於寧州彭原縣西

劉洽為宋毫節度興元元年十一月洽與曲環并淄青將禮欽

瑶大破李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獲逆衆二萬五千人擒其大將曜崇軍以獻命斬於皇城西南隅戊午洽復大破賊收復汴州希烈奔蔡州擒其偽署將相鄭賁劉敦宗張伯元呂子昂李達等以獻

牛名俊為朔方部將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名俊斬李懷光首降於馬燧河中傳懷光以獻

韓全義為夏州節度貞元十四年全義上言破吐蕃衆於益州西北

韋臯為劍南西川節度十一年九月言上言大破吐蕃于雅州嚴礪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九月奏破劉破賊兵二千人於神后縣生擒其將牛文悅

十月戎子西西川行營神策軍使高崇文搃逆賊劉闢至京川臨臯驛左右神策兵士營之以帛繫首及于足曳而入帝御安興樓受俘馘令中使于樓下詰闢反狀曰臣不敢反院子弟為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告何故不受闢乃狀罪令獻太廟郊社狗于是即日戮于子城西南隅趙昌為鎮南節度使元和二年四月昌進瓊竿僭振萬安五州三十二洞歸降圖是日宰臣表賀請付使官從之

張子良為潤州大將元和二年節度李騎反子良及李奉仙田少卿裴行立等生擒騎至闕下帝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騎曰臣本不反張子教臣帝曰汝以宗臣為統帥子良為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騎不能對命獻大清宮太廟太社即與男其師回並

要斬于子城之西南隅

劉濟為幽州節度元和五年正月討鎮州王承宗濟奏下饒陽

并獻虜獲六月又奏收安平縣

李光顏為中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奏連敗淮西吳元

濟之衆憲宗大悅賜告捷使奴婢銀錦以勞之

郝士美為昭美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二月以進討鎮州王承

宗所獲賊首三百來獻詔梟於通化門外三日

田弘正為魏傳節度元和十一年七月弘正奏破鎮州賊于南宮

縣殺二千餘人六月又奏淄青兵馬攻棣州磁石鎮當軍與賊

交戰殺獲六百餘人十四年二月戎奏今日九日淄青節度都

知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淄青兗鄆等十二州

平甲子御宣政使司受賀己巳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之

首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大廟郊社帝御興安門百僚于樓

下列位稱賀

李愬為唐鄧節度元和十二年十月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圍

蔡州吳房縣攻其城毀之斬首千餘級十月丁卯愬帥師入蔡

州執賊師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

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乙酉詔曰吳元濟豺狼醜類敢悖天

常不知覆露之恩輒肆猖狂之計拒捍成命焚劫隣封誣誤我

平人殘傷我赤子縣邑黎庶號呼屢聞朕為人父母得不興愧

以當告魯靡俊心稔慝挺災日滋月甚所以命貔貅之旅致原

野之誅雷霆所當巢穴盡覆獲此克豎正其刑書與衆弃之茲

為國典宜准法處斬其餘支黨并從別勅處分十一月丙戌懇
御興安門文武百官分街之左右六軍備衛詔以吳元濟獻于
太廟大社畢徇東西市斬于城西南隅
桂仲武為安南都護元和十五年六月奏三月二十九日收尅
安南賊黨楊清等處置訖八月甲戌仲武送逆將楊清首至長
樂驛命中使就痊之十二月癸未容府奏破黃洞賊萬餘衆收
營柵三十六擄宗長慶元年正月戊午容州上言破黃巾賊二
千人

李進誠為靈武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奏于大石山下破
吐蕃二千騎殺戮一百六十七人騎馬牛羊衣甲稱是
王智興鎮徐州長慶二年正月智興獲李師道男明安獻之文

宗大和二年三月智興奏于棣門界破賊五百餘人燒却棣州
三百城門九月智興奏于黃河北陽信縣破滄州賊收得鹽船
五隻鹽二萬碩智興奏收棣州入州城收城內兵馬三千四百
人百姓一萬五百人僧共一百二十人州縣官六員官典九人
印一十二面錢物六百九萬件匹米粟等一萬一千碩衣甲器
械一十七萬事牛驢馬十百九十頭足草四萬五千束唐寅宰
臣率百僚以破賊于內稱賀又對宰臣等于延英殿十一月丁
巳智興奏羸兵馬使李君謀領兵五百人過河深入賊界夜破
賊無棣縣殺戮一千五百五人進先收棣州倉庫印十二面銅
牌六面

馬重裔為鄆州節度文宗太和元年九月奏破滄洲李同捷賊

衆二千餘人十月壬辰又奏破賊三千餘人斬首五人
李載義為幽州節度大和元年十月奏破滄州賊六千人殺戮
一千五百人生擒一百五十人即時召其奏事官對于麟德殿
賜錦綵器銀二年十月壬午又奏于長蘆縣破賊二萬生擒四
百三十人三年正月又奏攻破滄州長蘆縣殺戮五千餘人生
擒七百五十五人內二百八十五人是鎮州縣其賊為羗兵固
守二月奏于木刀溝南破鎮賊二萬人圖一軸
康志陸為淄清節度使大和元年十一月志陸奏破滄州賊六
千餘人獲賊糧益船一十五隻

史憲誠為魏博節度使大和二年七月憲誠上言大破賊州賊
于平原縣北殺戮一千餘人生擒大將三十二人八月奏于棣
州平原縣北破滄州賊二萬餘人殺戮二千餘人九月奏於長
河縣破賊柵一所十月奏于平原縣破滄州賊一萬三千餘人
殺戮三千五百人又破于平原縣北破賊二萬餘人又奏收德
州平原縣

柳公濟為易定節度使大和二年八月壬寅公濟新樂縣界破
鎮州王廷湊賊衆二萬人殺戮三千人宰相奏表陳賀九月公
濟又奏于鎮州博野縣破賊四千五百餘人燒除却村柵一十
五所十月壬午公濟奏于行唐縣破賊三千餘人十一月公濟
奏云十月二十日自領兵士下賊堅固砦又與砦東與賊交戰
大破賊衆五萬餘人殺戮三萬人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大和二年八月乙卯從諫奏於臨城

縣破鎮州賊二千餘人癸未奏于趙州昭慶縣南破鎮州賊三千餘人殺戮一千餘人

李祐鎮滄州大和三年祐自領兵馬及行營諸軍再收德州平原縣破賊三千餘人即時召宰相入中書命中使以捷宣告三月又奏破滄州賊二萬人殺戮三千人四月庚戌又奏連破二萬餘人殺戮一千五百人丙子又奏破德州城城內將卒三千餘人走投鎮州又奏得李同捷書求降并以書上聞五月己卯朔宰相賀于紫宸殿下德州故也又奏李同捷母問孫妻阿崔男元達并差人押送上都

崔弘禮為鄆州節度使大和三年五月庚辰弘禮奏宣諭使相耆領當道反幽州兵馬入滄州當時取得李同捷出滄州訖丙戌滄州遁進宣慰使相耆表二封并露布一卷丁亥左右軍各出馬步百五十人起長樂驛防押李同捷百至興安樓前立杖宰相百僚叙立於樓前同捷自違命及就誅勞問罪之師凡三歲焉

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大和五年九月德裕上言收復吐蕃先陷維州城使差兵馬鎮守

呂義忠為河東監軍武宗會昌四年二月義忠擒大原叛將楊弁及兄弟同謀大將等五十四人獻于闕下皆斬之

郭誼為澤路大將會昌四年八月辛巳朔殺逆賊劉稹傳首京師帝御興安門獻於宗廟社稷百官樓前稱賀

高駢為南都護軍懿宗咸通七年九月駢上奏從復交州盡平

蠻賊積歲所得故地是日帝受百僚賀

揚復光為天下兵馬都監僖宗中和二年復光進收復京國表
曰頃者妖興霧市嘯聚叢祠而岳牧蕃侯備盜不謹謂大同之
軍尚可容奸冒無事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克盛山屈
穴蔓延萑蒲驅我蒸黎徇其克逆展鋤鶴以成鋒刃殺耕牛以
盜潘炮魑魅盡行虬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
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為豺狼貽朝市之憂瘡痍及心腹
之痛遂至流毒百姓盜汚兩京衣冠啣塗炭之悲郡邑起丘墟
之歎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伏九朝之威靈殄積年之克醜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付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
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能

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元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華逼近
京師夕烽高照於國門游騎頻臨於灞岸既知四隅斷絕百計
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蟲赴燭鴈門節度使李諱家傳將畧天
付忠真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守刃入
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
驅雖在寢殮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衙遂前鋒揚守中河中騎
白志遷橫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朔邑鎮將康師真忠
武黃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李諱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催
克寇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環翼軍武孫洪忠武將喬從遇鄭滑
將韓從威荆南將軍屠宗滄州將賈滔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
張行方天德將顧彥郎左神策弩三甄君楚公孫勝左橫衝軍

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鋒州監軍毛宣伯
聶弘裕等七十都斷進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鴈門李諱率屬
驍雄整齊金革叫噪而聲將動瓦喑鳴而氣歎吞沙寬列戈矛
密張羅網於是麾軍皆擊八騎橫衝日明而建曜飛輪風急而
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湏折角蹂踐則橫
屍入地奔騰則積血成川楊守宗等齊驅直入合勢挾攻從外
至辰群兇大潰自望奉宮前蹙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
矢無虛發其賊一時奔遁南入商山徙延漏刃之生佇作飲頭
之噐伏自收平京關三面皆立大功右破催兇鴈門實居其首
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索風沐雨既茲
平盪并錄以聞

李承嗣為河東軍校中和二年承嗣為前鋒討黃巢於華陰黃
巢偽客省使王汧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

時溥為徐州節度使中和三年七月溥進表行在獻黃巢首級

于行廟受百僚賀

其年五月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眾掩捕之
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衆及二弟竊揆等七

人首并妻子
亟送徐州

王重榮鎮河中光啓二年僖宗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攻立嗣

襄王煜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為重榮斬首以獻帝御興元

城南門闕俘受賀時大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為煜違背

宗社僭竊秉輿已就誅夷所宜慶賀然無議之間或有未克臣

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

赦之如是三有司走出致刑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

冊府元龜
曰不及矣君為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焜為皇族也雖犯誅死
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賀乎臣以謂焜迫脅之際不
能守節効死能而乃其心逆謀宜黜為庶人絕其屬籍其首級
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未攻首級到日稱賀
從之

李璠為汴州行軍司馬昭元龍其元年二月璠搃送賊奏宗權
并妻趙以獻帝御延僖門受俘百僚稱賀以之徇市告廟社斬

于都市

宗權初為蔡節度中和三年巢賊走閩東宗僭權遂戮
不利因與合從為盜巢賊既誅宗權復帝稱號

後唐閻鏐武皇大將也武皇初為河東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
武皇討邠州王行瑜行瑜急因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
出奔至慶州為部下所殺其家二百口并諸行營乞降武皇鏐

獻於京師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熹門受俘馘百僚樓前稱賀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三十四

臣



